

LAROUSSE

西方视觉艺术史

中世纪艺术

法国拉鲁斯出版公司授权出版

【法】雅尼克·杜朗 / 著

董强 / 译

L'ART
AU MOYEN ÂGE

吉林美术出版社

1500

年间的西方视觉艺术……

© LAROUSSE/HER 1999
简体中文版授予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版权登记号: 07-2001-5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视觉艺术史 / 董强等译. —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2.7
ISBN 7-5386-1286-6

I.西... II.董... III.美术史—西方国家 IV.J1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 第030464号

西方视觉艺术史

中世纪艺术(L'ART AU MOYEN ÂGE)

原 著/雅尼克·杜朗(Jannic Durand)

译 文/董 强

出版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责任编辑/华 鹏 胡春辉 李 丹

特约编辑/潘宏艳

封面设计/张亚力

装帧设计/朱 循 李 彤

技术编辑/赵岫山

印 刷/深圳现代彩印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2年7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1194mm 1/32

印 张/31.5 印张(4.5 印张/册)

印 数/1-4,100 套

书 号/ISBN7-5386-1286-6/J·993

定 价/245.00 元(35.00 元/册)

西方视觉艺术史
中世纪艺术





西方视觉艺术史 中世纪艺术

雅尼克·杜朗 / 著

董 强 / 译



吉林美术出版社

作者简介

雅尼克·杜朗，法国文献学院毕业生，卢浮宫博物馆艺术品部主任，他曾在卢浮宫学院讲授中世纪艺术史，长达十多年之久。

第1页：

护肩

《复活》

1170—1180年，挖槽珐琅，镀金，铜质（卢浮宫博物馆，巴黎）。

摄影：© RMN/T

第2页：

贝阿图斯·德·列埃巴纳

《关于〈启示录〉的注解》

1047年（国立图书馆，巴黎）。

摄影：© Henri Stierlin/T

目 录

前言	6
侵略时代	8
罗马与野蛮人 (P8) 古代文明的延续与野蛮化进程 (P9)	
岛屿上的基督徒 (P15)	
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文艺复兴	19
复活了的古代 (P19) 加洛林艺术的繁荣 (P25)	
王家艺术的局限性 (P28)	
公元1000年前后	29
帝国传统：奥托艺术 (P30) 最初的罗曼艺术 (P35)	
罗曼艺术	40
建筑的方法与原则 (P40) 罗曼建筑流派 (P45) 雕塑的统一 (P49)	
雕塑的多样性 (P52) 色彩与材料：一种古典主义 (P59)	
色彩与材料：一种想像 (P63) ●中世纪的西方与拜占廷 (P70)	
最初的哥特艺术	73
絮热在圣德尼 (P73) 繁荣与遇到的抵抗 (P75)	
凡尔登的尼古拉 (P81) ●交叉穹隆 (P76)	
哥特艺术的高峰	82
13世纪的大型建筑艺术 (P83) 圣路易统治期间的巴黎艺术 (P91)	
哥特艺术的传播	94
哥特艺术在欧洲 (P94) 优雅的艺术 (P99)	
意大利与哥特艺术 (P103) 乔托时代 (P109) ●让·普赛尔 (P104)	
●意大利金银饰工的发明创造 (P108) ●阿维尼翁 (P115)	
国际性的哥特风格	116
1400年前后的绘画 (P121) 一种奢华的艺术 (P125)	
●克劳斯·斯吕特 (P118) ●中世纪制毯业 (P126)	
中世纪的终结	128
最后的哥特艺术与前文艺复兴 (P132) ●“西方的大公爵们” (P134)	
大事年表	138
参考书目	141

前言

在古代世界的终止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初迹象之间有一千年的时间。这一漫长的过渡时代被称为中世纪。

中世纪是随着5世纪古代世界的崩溃而开始的。406年，日尔曼民族越过了莱茵河与多瑙河，冲向罗马帝国。这一事件之后，一系列大规模的入侵导致了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在这一沉重的打击下，古代文明随之灭亡，出现了中世纪的黎明。

在另一端，中世纪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而终结。文艺复兴在15世纪的头几年就在佛罗伦萨露出端倪，并在15世纪期间在整个意大利得到繁荣。文艺复兴直接从一种世俗的古代世界中汲取一种人道主义的源泉，跟建立在对人与上帝的特殊关系的不断确认基础上的中世纪的精神性彻底决裂。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并没有马上就征服整个欧洲；相反，15世纪直至16世纪初期，中世纪还通过它的艺术而盛行一时，这种“火焰式”哥特艺术以独特、繁复，以及有些“巴洛克”的形式，成为对意大利风格的最后的抵抗。

然而在1500年间出现的盛况，只能被看作是中世纪最后的余波。它的终结在15世纪中期发明印刷术的时候就已呈必然之势，而1492年新世界的发现，则具体地给了它一个终止的日期。新世界的发现代表了一种新的好奇心，它在所有的思想领域，都开创了重大发现的时代。

对热爱古代文化的拉斐尔的同时代人和古典时代的人来说，中世纪艺术只不过是一种倒退，一种无理性的探索。他们的蔑视态度表现在他们用了个极含贬义的词来定义整个中世纪艺术，即哥特式艺术。他们认为这种艺术是由哥特人(Goth)创造的，而正是哥特人在公元5世纪时入侵意大利，加速了罗马的崩溃。

然而，从17世纪和18世纪开始，一些教会历史学家和一些对现代国家的过去感兴趣的思想家，如佩莱斯克(Peiresc)，蒙福孔(Montfaucon)，玛比庸(Mabillon)或者甘涅埃尔(Gaignières)，都开始收集中世纪历史的文字与画像资料。法国大革命毁掉了封建制的遗迹和宗教的遗址，但还是允许亚历山大·勒诺阿尔(Alexandre Lenoir)在巴黎的小奥古斯丁博物馆(Augustins)组织起了一个从中世纪的建筑物上抢救下来的雕塑品的重要收藏；而在1793年创立的卢浮宫博物馆，以及国立图书馆，陆续接收了许多重要的中

繁热在他教堂的宝箱内找到了一个古代的斑岩瓶子，就有想法把它变成一个礼拜瓶（在鸟儿的颈中有一根管子，使它可以用作水壶），这一奇异的形状可能来自古代埃及存放死者内脏的白色瓦罐。同时也让人想起罗马或拜占廷的鹰状装饰，佩莱斯克当时就对它推崇备至。它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文物之一，1793年被赠送给了王家博物馆，即后来的卢浮宫博物馆。

摄影：© RMN



世纪的珍宝。

在夏多布里昂或雨果那里，浪漫主义的怀旧的目光很快就使他们发现了一种来自完全朝向上帝的文明中的大教堂与宏伟的废墟中的信念的力量。天主教也在中世纪发现了一种精神与艺术的复兴源泉，这一复兴从19世纪初就体现在众多新中世纪主义精神风格的作品中，而奥古斯丁·蒂埃里(Augustin Thierry)或者米什莱(Michelet)，则从中世纪中看出民族主义的起源，这一切都使中世纪成为一种时髦。梅里美可谓是中世纪的发现者，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是它的理论家。

这一对中世纪的热情而模糊的重新发现，不光是在法国，而且还遍及德国与英国。起初是针对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后来渐渐让人发现了中世纪的无限多样性。人们开始区分哥特式与罗曼式风格。接着，在它们之前的时代的特性与独创性也渐渐被承认和接受。

侵略时代

3世纪期间，占据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罗马帝国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差一点就此灭亡。另外，在边境上，野蛮人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在古代世界内部基督教的发展，则带来了道德上的危机。在3—4世纪间的帝国晚期，古代文明已深深地变化了，395年在狄奥多西大帝（Théodose）去世之后，希腊化的东部和拉丁化的西部的政治分权已成定局，而4世纪基督教的胜利则加深了这种变化，君士坦丁堡在314年容忍了基督教，而在狄奥多西大帝时代，则已成了帝国的官方宗教。

罗马与野蛮人

在大规模的入侵之前，还存有一种城邦式的文明，城市既是行政中心，又是宗教中心。但在帝国晚期，尤其是在高卢地区，面对野蛮人的威胁，城邦开始退缩到有城堡保护的有限的空间内。这种堡垒往往是用从容易攻打的建筑上拆下来的材料建的，它们已经有了中世纪城池的外观。

罗马官方上开始信奉基督教，新的宗教进入了帝国的行政机构，并在艺术上跟罗马的规则相符合。建筑将古代的民间教堂转化为适合圣事的场所，建立起结构谨严的宏伟建筑，这是世俗的圣祠在基督教下的延续。绘画、镶嵌画和雕塑也开始表现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片断，使用的依然是罗马艺术的语言与技术。

相反，集聚在帝国边境上的野蛮民族们或多或少都是游牧的，根本不懂建筑，他们的文化是口头上的。他们往往不会、也不肯去表现人形。他们的艺术几乎总是装饰性的、抽象的或是动物图形，而且经常具有魔术象征的特点，主要用于他们的衣饰或武器上。他们的镶嵌珐琅饰器技术色彩细腻，在这方面十分擅长。而且，野蛮民族往往是世俗的，或者刚刚改信一种简化了的、因此也就是异端的基督教，这在罗马看来更要不得。

406年，随着对西罗马帝国的大规模入侵，罗马人和野蛮人的间隙性接触成了家常便饭。旺达尔人（Vandal）和苏埃夫人（Suève）被来自亚洲戈壁滩的匈奴民族所迫，渡过莱茵河，穿越高卢地区。旺达尔人在北非定居下来，苏埃夫人则在西班牙定居。西哥特人（Wisigoth）从罗马帝国那里转过来，直扑意大利（罗马之劫，410年），然后他们很快就放弃

鹰形扣钩

来自多马尼亚诺（意大利），金质，镶嵌红宝石，高度12cm，意大利东哥特人统治时期，500年左右。

摄影：©德国国立博物馆，纽伦堡。



了意大利，定居到法国的西南部，并在全欧扩散。法兰克人、勃艮第人（Burgonde）和阿拉曼人（Alaman）利用莱茵河上开出的缺口，继续进入帝国。法兰克人占据高卢地区北部，勃艮第人占据了勃艮第和萨沃瓦（Savoie），而阿拉曼人则进入东部。451年，匈奴人也闯入高卢地区，将它沦为一片废墟，然后在452年闯入意大利，又在那里被赶出，后来销声匿迹。东哥特人（Ostrogoth）随之来到了意大利；尾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民族。他们其中的一个首领，奥多阿克（Odoacre），在476年将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e）赶下皇座。西罗马帝国从此灭亡。

古代文明的延续与野蛮化进程

在5世纪末期，野蛮王国开始相继建立：东哥特人在意大利；西哥特人在西班牙；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在高卢地区的北部与东部。

从5世纪到8世纪，在因大规模入侵而形成的野蛮族王国中，开始出现古代遗产跟野蛮民族的习惯缓慢的交融，同时也有不断更新的东方与地中海地区的影响的加入。然而，这一交融的前提是世俗的日尔曼民族和跟天主教教义相异的野蛮人改信基督教。教会在正在分解的古代世界中成了西方惟一的政治与文化骨架，野蛮民族的首领们必须与之相适应，才能让人接受他们的统治。

意大利的例子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狄奥多里克大王（Théodoric）统治期间（493—526年），东哥特人和罗马人只不过是简单地共存。罗马人试着延续古代艺术，证据就是一系列的宗教或世俗的象牙雕刻，其向古代“古典”艺术的借鉴还非常明显（波伊提乌[Boèce]的执政官记事板，487年，国立图书馆），而东哥特人则继续他们自己的传统，特别表现在精美的镶嵌珐琅的饰器中，如多马尼亚诺（Domagnano）的鹰形扣钩（纽伦堡博物馆）。

只有君主一个人来保证两个宗教与法律习俗迥异的团体之间的联系。在首都拉韦纳（Ravenne），狄奥多里克大王周围有拉丁诗人陪伴，他沿袭罗马习俗，建造豪华的宫殿与教堂（雅利安人洗礼堂，位于圣阿波利奈尔—勒纳夫[Saint-



希尔德里克 (Childeric) 国王宝剑鞘上的装饰

金质，嵌红宝石。高度：12.2cm（巴黎，国立图书馆）。1653年在图尔奈的希尔德里克国王墓中发现。这是一个质量相对上乘的嵌珐琅金器，磨成小平块的光洁的红宝石嵌在细的金丝围成的蜂形小格中，手工极其精致，在蜂形小格的底部，有一块带凹凸花纹的金衬片垫在红宝石之上，更增添了红宝石的光彩。

摄影：©Graudon/T

左页：

《阿拉克的日课经》
西班牙，8世纪（巴黎，国立图书馆）。在因大规模的侵略而形成的各个王国中，日尔曼民族与罗马民族分别由各自的法律管辖。《阿拉克的日课经》是日尔曼律法的总集，由西哥特人的雅利安国王阿拉克二世（487—507年）在506年颁布，目的是为了控制高卢地区西南部的天主教城邦的反对势力，因为他们准备为改信了天主教的克洛维打开门，不战而降，人物的脸部与衣褶是通过平行的线条画出的，简练之至。

摄影：©国立图书馆—Larb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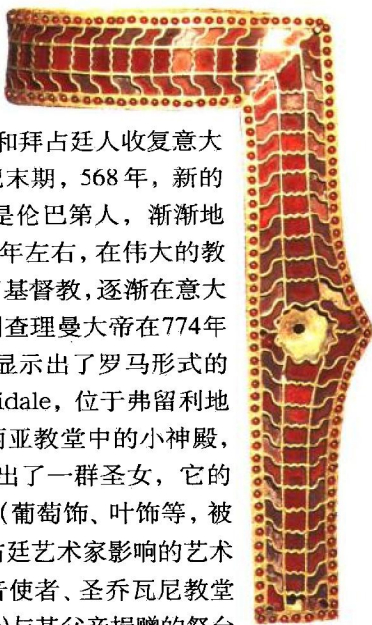
Apollinaire—le—Neuf]），并让人为他自己建起穹形的纪念堂。在他去世之后，东哥特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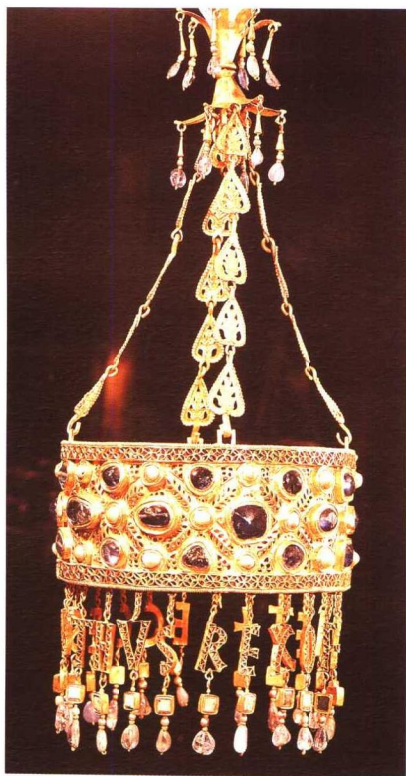
国在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en)和拜占廷人收复意大利的战争中灭亡了。在6世纪末期，568年，新的人侵者来到了意大利，他们是伦巴第人，渐渐地征服了整个半岛。他们在600年左右，在伟大的教皇格列高利的诱导下，改信了基督教，逐渐在意大利形成一种伦巴第文化，直到查理曼大帝在774年征服意大利后才消亡。建筑显示出了罗马形式的延续，比方说西维达尔（Cividale，位于弗留利地区[Frioul]）的山谷圣母玛丽亚教堂中的小神殿，里面的粉饰灰泥土装饰画画出了一群圣女，它的雕塑装饰品有东方化的风格（葡萄饰、叶饰等，被认为是拜占廷艺术家或受拜占廷艺术家影响的艺术家的作品。在西维达尔的福音使者、圣乔瓦尼教堂的伦巴第人拉特奇斯(Ratchis)与其父亲捐赠的祭台

上，绘画内容是传统式的，如《正面端坐的基督》、《天神报喜》、《三王来拜》等，但是在线条上显示出一种感人的、具有雕塑层次感的粗朴：形式极其简化，而对人物的衣褶与脸的表现则有一种孩童式的风格。

相反，女王狄奥德琳德（Théodelinde）在600年左右赠给蒙扎（Monza）的圣约翰教堂的精装书封面（今天依然保存在那里），则体现出一种野蛮人的镶嵌珐琅装饰与古代艺术灵感的完美结合，这种古代艺术主要体现在构图上：在一个色彩统一的背景下，宝石装饰呈十字架形排列。

在西哥特人占据的西班牙，野蛮人在6世纪末以前并不皈依基督教。在7世纪期间发展了一种灿烂的文明。在他们的首都托莱多，几乎不剩下什么建筑遗迹，但是，正如在伦巴第人统治下的意大利一样，昆塔尼拉·德·拉斯·维涅阿斯（Quintanilla de las Viñas）和圣彼得·德·拉·纳夫（San Pedro de la Nave，《亚伯拉罕作出牺牲》）的简单的塑像，在细节上有独创性，但在表现一定的层次感上还是遇到了相同的困难。相反，在珍宝艺术上，艺术家们尽情发挥他们的精湛技术，例如加拉扎尔（Guarrazar）的著名的虔诚献祭王冠，尤其是雷切斯温特(Receswinthe)的虔诚献祭王冠（653—672年，马德里考古博物馆），都是精品。但是，在711





年,当时已经占据了整个北非的阿拉伯人越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瞬间就毁灭了西班牙的西哥特文明。

在5世纪的高卢地区,位于卢瓦尔河南部的地区相对幸存下来。古代文明在那里得以延续,如位于马赛、后来几经重修的圣维克多教堂,它的平面图前有一个罗马式的中庭,规模已明显缩小,还有一些带有叶形装饰的镶嵌画残片。一批洗礼堂也留存下来,如弗雷瑞斯(Fréjus)、里埃兹(Riez)、威纳斯克(Vénasque)等地,都建立在一个呈十字的平面上,上覆拱顶。而在阿尔勒(Arles),一系列经过雕刻的灵柩延续了前一个世纪的传统。

相反,在索姆(Somme)地区的北部,罗马的形态几乎消失殆尽,完全是法兰克人的地盘,其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是国王希尔德里克(481年入葬)的珍宝,是法兰克人嵌珙琅装饰器艺术品中的杰作。他的儿子克洛维(Clovis, 481—511年在位),以及他的子孙们对整个高卢地区的占领,使那里逐渐产生了一种墨洛温王朝的真正



左页上:

国王雷切斯温特
的王冠

(653-672年在位), 金子、宝石和镶嵌的红宝石。直径: 20.6cm (马德里, 国立考古博物馆)。这是一个献祭王冠, 是挂在神殿内的。每个吊坠上都有一个镶嵌的宝石形成的字母, 组成一个拉丁文的献祭词, 意为“国王雷切斯温特献给我(之物)”。

摄影: © Babcy-Artephot

的文明(6-8世纪)。

与克洛维的孙子们同时代的图尔的格列高利在《法兰克人的历史》中大肆铺陈描绘的教堂, 今已几乎无存。然而, 一



左页下:

拉特奇斯公爵的祭台
西维达尔(弗留利地区), 前部, 正面, 《正
面坐着的基督》, 石灰
石。长度: 1.45m (弗
里乌尔的奇维迪阿尔
基督教博物馆)。

摄影: ©Scala

拉特奇斯公爵的祭台
西维达尔, 边侧雕刻,
《三王来拜》局部。

摄影: ©Dagli Ort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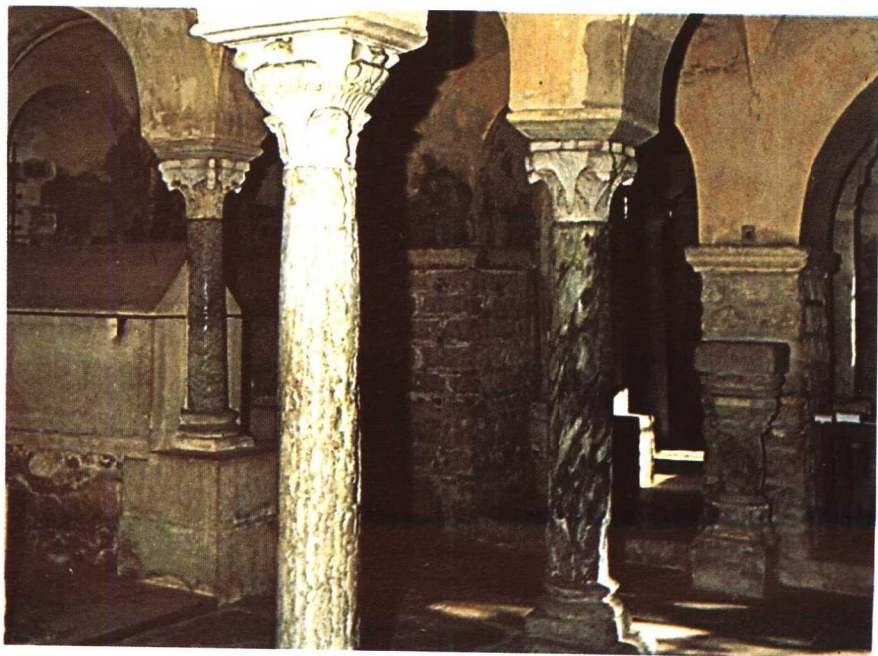
汝阿尔 (Jouarre) 的地下小教堂

(塞纳—马恩省), 7世纪, 拱顶在罗曼时代重新修复过, 柱头源于阿基坦, 立柱是古代立柱的再度使用, 被人称为“事先已经制好的建筑”(让·余伯特语)。在整个墨洛温王朝统治时期的高卢地区, 都有从比利牛斯山的作坊中进口柱头的习俗, 表明了古代的商道在高卢地区至少一直继续使用到7世纪, 这一发现可以让人不至于轻率地使用墨洛温王朝时期高卢地区的普遍野蛮化这一概念。

摄影: © G. Pittol-az/T

些仅存的建筑还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罗马传统在建筑与雕塑中的延续性。普瓦捷的洗礼堂, 平面呈十字形, 外观让人想起罗马神庙。但是, 它的带有挨墙柱的装饰、叶板变形的柱座, 以及主教冠式的尖拱, 都是像镶嵌装饰一样构思的, 体现出了建筑中的野蛮风格。普瓦捷的沙丘的地下陵墓, 是梅尔波德 (Mellebaude) 神甫为了安放他的灵柩而建, 19世纪时被挖掘出来。这是一个半地下层的小建筑, 有几个台阶, 整个设计像一个罗马时代的墓穴。但整体安排比较粗略, 雕刻的装饰将东方式的叶形装饰跟基督教的鱼形装饰结合在一起, 而交织在一起的蛇形野蛮装饰则跟许多带有魔术力量的祈祷文字结合在一起。

相反, 古代的技术与传统在比利牛斯山的大理石矿内保存了下来, 在那里雕刻出了精美的柱座。从矿的出口到整个高卢地区, 一直到汝阿尔 (Jouarre) 村。在莫城 (Meaux) 附近, 由修女狄奥德希尔德 (Théodechilde) 在630年左右所建的教堂的后殿中, 这些柱座被放置在再度使用的古代石柱上。汝阿尔村著名的雕刻石棺——带有古代贝壳纹饰的狄奥德希尔德的石柩, 或者是巴黎大主教阿基尔伯特 (Agilbert) 的石棺——正面都饰有一幅很有表现力的《世界末日审判





普瓦捷的沙丘地下坟墓中的雕刻石碑

石灰石。高度：75cm。
在立柱两边表现的，好像是基督上十字架场景中的两个小偷。以前在这一雕像上面还应有一个十字架。雕刻技术非常简单。人物粗略的形状靠挖去旁边的石头而呈现出来，几根阴刻的线条刻画出脸部。

摄影：© K. Takase—Artepht/T

图》，跟几个带有东方化装饰的大理石池子（典型的例子就是苏瓦松[Soissons]的圣德劳森[saint Drausin]教堂内的池子，卢浮宫博物馆）一道，成了百里挑一的例外，因为大部分的灵柩是石质或石膏质的，大都平庸。

这一古代遗产普遍的野蛮化倾向在绘画与珍贵艺术品中更可以看出来。主要表现为人物形象减少，色彩变得更丰富，技术上更完善，这都是野蛮艺术的特征。

卢瓦河畔的圣伯努瓦修道院(Saint-Benoît-sur-Loire)的小型圣骸匣呈袋形，上面饰有压花、镀金的铜浮雕（7世纪），显示出一种向古代绘画传统回归的尝试。体现这一趋向的还有8世纪末期在莫城(?)写成的著名的杰洛纳(Gellone)圣礼书中的几幅画作，里面已经变形了的图像又加上一层均匀的色调，轮廓线条又加重、加粗了一些，笔力道劲，十分有趣地呈现出跟科普特艺术的相似之处。

相反，一部梵蒂冈的吉拉西圣礼书中装饰过的大写开头字母以及开篇的开头词（当时的手稿一般以它们开篇），或者是圣安布罗焦(saint Ambroise)的《六日谈》(科比[Corbie]，8世纪下半叶，国立图书馆)，则用一小块一小块着色的篇幅，简单明了地区分出日尔曼和东方的动物及幻想世界。这种明了的装饰方法在珍品艺术，特别是带珐琅的饰器上，更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艺术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在达戈贝尔特国王时期(Dagobert, 629—639年在位)，出现了由圣埃洛瓦(Saint-Éloi)或他的弟子们做成的一组作品，最著名的就是圣德尼大教堂的珍藏品——大型圣埃洛瓦十字架，现遗存一小块残片。

岛屿上的基督徒

岛屿世界，即凯尔特人的爱尔兰和英国，则是另外一个世界，前者从未从属于罗马帝国，后者只是短时间内从属于罗马帝国。在那里发展起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古老的凯尔特基质接纳了由基督教带来的罗马与东方的影响，以及由多次入侵带来的许多萨克逊和斯堪的纳维亚因素。最早的爱尔兰教堂的建筑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而且在饰有福音传播